

听松

□张藩

小时候，学过童谣：长白山有三宝，人参、貂皮、鹿茸角；长白山有三江，松花江、鸭绿江、图们江；长白山有三松，美人松、红松、落叶松。根植童年记忆深处的当属美人松。那时，我天真地把美人松当作风情万种的佳丽，在我的童年乃至上中学，心里无数次模拟了美人松的形象，甚至连做梦都与美人松脱不开干系。花前月下，蜂拥蝶舞，用弗洛伊德《梦的解析》应该是童年力比多。我不止一次登上长白山，每一次都幸运地见到了天池的真容，在山上赏过日出看过日落，亲身体验“千年积雪万年松，直上人间第一峰”的大自然况味！

冬日的二道白河，仿佛是一个仙境般的世界。白雪皑皑，群山环抱，云雾缭绕；那一抹挺拔的绿色，似一位伫立在天地间妩媚的女神，熠熠生辉，她就是美人松，学名长白松。她以笔直的身姿，稳重的气质，吸引着无数远方游人、旅行家、植物学家探求的目光。

美人松是松科松属、常绿乔木，树皮金黄，树高可达30米以上，胸径可达40厘米，树冠伞形，生长在海拔650—1600米的山地，是长白山最具代表性的生态树种之一，中国独有、世界无二，珍贵稀有，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。

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一睹美人松风采后，抒发了由衷的心声：“我看过黄山松，我看过泰山松，我也看过华山松。自以为天下之松尽收眼中矣。现在到了延边，却忽然从地里冒出来了一个美人松……我看到眼前一片不大的美人松林，棵棵树的树干都是又细又长，一点也没有平常松树树干上那种鳞甲般的粗皮，有的只是柔腻细嫩的没有一点疙瘩的皮，而且颜色还是粉红色的，真有点像二八妙龄女郎的腰肢，纤细苗条，婀娜多姿。每一棵树的树干都很高，仿佛都拼命往上猛长，直刺白云青天。”

季先生的“二八妙龄女郎”把美人松高度拟人化，大有何其美，美人松之意……

此刻，阳光透过树梢洒在白雪覆盖的地面上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我在二道白河的岸边，踏着松软的雪，向美人松公园进发。沿途的风景如画，远处山峦起伏，近处优雅蜿蜒的溪流，白河冬天不结冰，依旧一路欢歌。在这片原生态的环境里，一棵棵美人松亭亭玉立，挺拔而优雅，像林中的贵族，昂首挺胸。随着脚步深入，山野间不时传来松风阵阵，伴随着沁人心脾的松香，犹如一曲赞美诗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松树的叶片闪烁着耀眼的光泽，似乎在向我招手。好奇心驱动着，情不自禁地向她走去，试图揭开她的神秘面纱。我漫步于松林之中，仿佛走进了一座神秘的宫殿。美人松四周环绕，有“山静松声远，秋清泉气香”意境。这些松树，经历了时光的洗礼，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。

清风徐来，松树的枝叶微微摇曳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似在耳畔低语。我忍不住伸出手，轻轻地抚摸那枝干的树皮，感受她们的坚韧。每一束都如同叶脉的胸针，洋溢着生命的气息。在静谧的松林深处，一株古老的美人松吸引了我的目光。她的树干粗壮，盘根错节，虽历经风雨，依然精神矍铄。树顶的松塔，如同镶嵌的宝石，闪烁着晶莹的光泽。此时，我仿佛听到了长白山的心跳，感受到那份巍峨。

美人松的美，不仅在于她的形态，更在于她的历史与文化内涵。山有传说，古树必有传奇，无数动人的民间神话、传说，仿佛是大自然的笔墨，描绘出一个个动人的故事。

相传，在久远久远的年代里，二道白河旁住着一位美丽的姑娘，她姿色出众，善良纯真，待人温和。白河的水清澈见底，犹如她的心灵；山间的松林苍翠欲滴，就像她的秀发随风飘荡。可是，尽管她有倾国的容颜，却始终未能收获爱情，因为她的中心藏着一个深深的秘密。

有一天，姑娘在河边浣衣，突然发现一只受伤的松鼠。她心生怜惜，将其带回家中，细心照料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松鼠逐渐恢复了健康，渐渐融入了姑娘的生活。那只松鼠虽然小巧，却带来了

无尽的欢乐与陪伴。在姑娘心灵深处，这份情感悄然生根，成了她生命中不可多得、难能可贵的一部分。

然而，美丽的姑娘却不知自己的深情已被一位寻花问柳、道貌岸然的男子所窥见。这个男子名叫阿云，鹰钩鹑眼，嘴巴弯弯，最可恨的不是他的形象，而是他内心的阴暗与嫉妒如锋利的刀刃，渐渐割裂了他与姑娘之间本应纯洁的感情。阿云渴望将姑娘拥有，却不懂得珍惜她心底那份对小松鼠的无私情感。一场邂逅，阿云的内心燃起了贪婪的火焰，他暗自下定决心，要将美丽的姑娘据为己有，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。

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，阿云找到了姑娘，试图用甜言蜜语俘获她的心。然而，她的心如同这白河的水，坚韧而清澈，不为浮华所动。失望与愤怒交织在阿云的心中，他终于忍不住，怨怒如泉涌。他一把抓住小松鼠，扬言要将其抛入河中，以此来威胁姑娘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姑娘的泪水如决堤的洪水般倾泻而出，真诚的感情瞬间化作了巨大的力量，她毅然保护着小松鼠。她用尽全力，向阿云扑去，与其展开了一场恶斗。两人的争斗打破了夜空的宁静，周围的松树在风中低吟，似乎在为姑娘的勇气助威。

终于，在姑娘的拼命反抗下，阿云被迫放手，小松鼠逃进森林，可怜的姑娘却瘫倒在地。就在此时，一棵美丽的松树突然间闪现出耀眼的光芒，俨然这片土地的神灵。松树底部的枝条藤蔓，轻轻包围住她，温暖如春风。众松在她的带领下，倏然间形成了一道绿色的屏障，将姑娘包围在其中。

姑娘被松树的真情感动，她的眼泪顺着脸颊滑落，落到松树的根部……似乎瞬间注入了生命的力量，松树开始生长，枝叶繁茂，最终化作坚韧的根须，深扎这片土地，为二道白河的水流站岗放哨。姑娘的美丽不仅被记录在这片崇山峻岭上，更化作了流淌千年的优雅——美人松。

今天，二道白河畔的美人松风姿绰约，像一位风华绝代的大家闺秀，不事张扬，默默擎起一片天空。松针摇曳仿佛在讲述那一段段人间凄美绝伦的梦幻般的传说，歌颂善良、真诚勇敢，弘扬正义。在长白山的晨曦与薄雾中，不同版本民间故事流传甚广，汇聚成一股铿锵的力量，鼓舞着每一个在这里驻足的人，寻觅着爱的无畏与坚韧。

作为全国最具独特性的树种之一，美人松不仅是大自然的聪慧的杰作，更是人类文明史的一部分。在这里，松树提供氧气，改善环境，成为生态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她的根系深扎地下，支持着这片土地的生机，像是母亲的怀抱，给予生命以活力。

一位老人静坐太极广场的树下，手中捧着班得瑞瑞典音乐《雪之梦》曲谱，身边放着一把二胡，我觉得有点玄妙，难道用二胡演奏《雪之梦》吗？我一脸疑惑，又不好贸然相问。老人面露微笑说：“你懂音乐？”“我是乐盲”，我答道。与其交谈后，我得知这位老人是退休音乐老师，已经在此生活了十

年，日日与美人松为伴。老人说，美人松的韧性和生命力时常激励着他，让他在寂寞的时候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。“她，是这片土地的无私的使者。”老人的眼中闪烁着崇敬的神情，“当我疲惫时，便会靠近她，倾听她的心声。我要用退休后的时光，为美人松写一部乐曲”。我看着老者脸上写满自信，为老人竖起大拇指。在松林之中，有一股清新的气息围绕着我。闭上眼睛，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无私。这里的空气清新、通透，蕴藏着生命的奥秘。我仿佛听见一个声音，铁蹄一般奔涌而来，大有一泻千里之势，如果我没有说错，这应该是二胡独奏曲《听松》，不错，就是《听松》，我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美人松不仅是树，更是一种美学符号，她不是代表一棵或几棵，而是代表整个树的家族，甚至历史的某个章节。

深入林中腹部，所有生活的忙碌、疲惫与烦躁被一扫而空。这里的松树静静地陪伴着我，让我感受到内心舒畅，那股淡淡松香滋润了我的每一个毛孔，顿觉森林里隐藏着许许多多的秘密。

大山包容着世间的一切，而我则在这里找到了内心的归属感。站在山巅，耳边是松涛阵阵，似天籁之音。那一排排的美人松，每一棵松树都是一位英勇的战士，平衡着长白山的生态和谐。初雪之后，美人松愈发圣洁。一边走，一边吟诵陈毅的诗：“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。要知松高洁，待到雪化时。”我的心里不禁涌起一股敬仰之情，生生不息，正是大自然的奇迹。

那一棵棵美人松身披霓裳，树干笔直，树冠如伞，层层叠叠的松针闪烁着清晨阳光的露珠，若点点繁星在跳动。她们的面容如此清秀，散发着优雅的清芬，别有一种灵性，我忍不住端起单反相机拍下这一刻。美人松在雪线的映衬下更显得万般神采，有人说美人松就是天池边的仙女，有着独一无二的气质！

几只飞鸟在林间嬉戏，它们无忧无虑，把快乐分享给枝枝脉脉。诗云：“北方有佳木，鸾鸟栖于斯。”鸟儿对环境的选择，是检验一个地方生态的标准。

听风、听雪、听松。我不禁与这片松林展开了一场心灵的对话。“你们如此挺拔，是为了这片土地吗？”我轻声问。“是的。”她们似乎回应我。“我们在这里扎根、生长，与周围的生态一起共存共荣。每一根松针都是我们对生命的热爱。你们的顽强与美丽，让我感到无比震撼。”我继续道，“在城市的喧嚣中，我常常迷失，有时甚至忘记了生活的节奏”。“别忘了，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坚持与追求。”美人松的枝叶轻轻摇曳，在鼓励着我。“无论外界多么喧嚣，内心的宁静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在长白山每前进一步都让我感受到一种和自然的深刻对话。站在那高耸的松树下，我望着漫天的云朵，觉得人生如登山，既有艰辛的攀登，也有回望时的旖旎风光。美人松用她的挺拔身躯坚定着这份哲理，给予我在繁杂的日常生活中，寻求内心的那份洒脱。我开始记录下这一切。在日记本上，我写下对美人松的感悟。那是一种温暖、一种力量，也是一种来自另一种生命的启迪。每一棵松树都有各自的品相，寄托着无数人的情感和思念。在这片悠远的山林中，美人松承接过往，眺望着未来。

一路走来，我深深被美人松的魅力征服。她的笔直、大度、顽强，让我明白了生命的真谛，挺拔才能向上生长。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，松树不仅是自然的产物，她们用自己的方式，默默守护着这片山脉，给予无数生命以希望与力量。

回到都市，我的心中始终萦绕着那片松林的影像。美人松所传递的力量与智慧，让我在繁忙的生活中也能保持内心的愉悦。尊崇自然，不是逃避生活，不是向大自然索取，而是为了人与自然彼此更加和谐。



百年古树铸英魂

□尹善普

朝霞铺满了东北大地，树木、庄稼、村落披上了五彩斑斓的外衣。在中国最东部的边疆，在长白山脚下，在朝鲜族聚居地的村落里，耸立着一棵生长200多年的白榆古树。从树龄上看，充其量属于三级古树，但就在这小小的村落里，这株古树有点鹤立鸡群，有树压群雄的感觉。它树干粗壮，树皮黝黑，皮沟清晰可见，如刀刻一般。最令人震撼的是它的树冠，黑且粗，弯且盘，像硕大的老鹰盘踞在顶端，更像一条巨龙盘绕在云间。时而遥望大地，时而又奔向云端，我站在它的面前，是那样渺小，看到它的沧桑，我们人类是那样无奈。

由广成，50多岁，一米八十多的大汉。他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大兴沟镇红日村的党支部书记。此时，他泪眼婆娑地说道：“这棵树是我们村的神树，是英雄树，是悲壮的历史树。革命先烈金相和的头颅曾经被敌人割下后挂在这棵树上。这里也是我们汪清县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”他领着我们慢慢地走进了村里的博物馆，一段尘封的悲壮的往事映现在我们面前。

1900年金相和出生了。金相和是家中老大，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。在家里金相和既要干重活，又要照顾弟弟妹妹。上学后金相和接受了先进的思想教育。1930年7月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延边地区早期的共产党员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和引领者之一。1931年先后担任蛤蟆塘区委书记和汪清县委第二书记。1932年2月5日，金相和与地下党员们在开展抗税抗捐和敌人斗争时，被日伪讨伐队逮捕。

金相和被日伪讨伐队逮捕后，受尽了非人的折磨。被敌人用铁环儿勒住两个大拇指，吊起来毒打，血淋淋的指骨露出来，金相和硬是没说一句讨饶的话。讨伐队又往金相和手指里钉竹签。敌人还残忍地给金相和灌辣椒水、用香火盆烙烫身体。最后，凶狠的敌人杀害了金相和和地下党员韩永浩，将他们的头颅用铡刀铡下来，挂到了白榆树上。仰望烈士的头颅，乡亲们肝肠寸断。看到日本鬼子的暴行，老百姓们恨得咬牙切齿。

二月的汪清，白雪皑皑，寒风刺骨。烈士的牺牲，仿佛大地被凝固了。白榆树的树枝，在寒风中嘎吱嘎吱作响，和烈士的头颅融为一体，同呼吸，共命运。烈士的双目怒睁，仿佛要把日本鬼子吞掉，把贫穷和压迫吞掉。如果白榆树是一架摄像机，一定会记录下这悲惨的一幕。

永安村村民韩日善亲眼目睹了金相和牺牲时的情景，他难抑心中的悲痛，痛哭流涕地说：“当时，我就躲在大人的背后，看见敌人把金相和的头颅铡了下来，挂到了树上，还有韩永浩烈士的头颅。虽然过去这么多年，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历历在目。我们今天能有这样的幸福生活，孩子们，千万千万不能忘记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。”韩日善老人讲一次哭一次，讲一次控诉一次。白榆树，一直聆听着韩日善老人的诉说，好像烈士的头颅还挂在自己的身上，再大的风抖都抖不掉啊。是烈士的鲜血滋养着白榆树，一直到今天，依然生机盎然，茁壮成长。仿佛中华民族的苦难史悲壮史，都渗透到这棵白榆树里。

小小的村级博物馆，难以承受如此厚重的历史。我从厚重中走来，缓缓重新来到古榆树前。

在仰望古树时，我突然想：古今英烈、仁人志士和古树，都有一幕幕难忘的历史。难道古树和人类是同胞，始终相伴。今人不见古时树，今树曾经伴古人。

相传介子推，忠于自己的信仰，抱树而死；黄帝手植柏，历经5000年，仍然屹立在轩辕庙；左宗棠的左公柳；林则徐的梅树；沈葆楨的大榕树；《红色娘子军》里面的洪常青被南霸天活活烧死在大榕树下…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大树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英烈史。

晚霞如约而至，残阳如血。夕阳照在白榆树上，使万根枝条，通红血红，仿佛诉说着烈士的悲壮。提醒着我们——忘记过去，就意味着背叛；忘记烈士的壮烈，就是对信仰的背叛。

(本版图片由张藩、杜波 提供)



行吟吉林

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